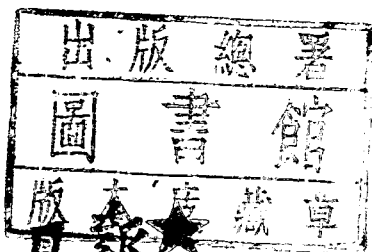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中國人民之勝利

# 靈祥英翻身



★ 川北日報 ★

# 孟祥英翻身

(現實故事)

## 一 老規矩加上新條件

涉縣的東南角上，清漳河邊，有個西蛟口村，姓牛的多。離西蛟口三里，有個丁岩村，姓孟的多。牛孟兩家都是大族，婚姻關係世代不斷。像從前女人不許提名字的時候，你想在這兩村間詢一個牛孟兩姓的女人，很不容易問得準，因為這裏的「牛門孟氏」或「孟門牛氏」太多了。孟祥英的娘家在丁岩，婆家在西蛟口，也是個牛門孟氏。

不過你却不要以為他們既是世代婚姻，對對夫妻一定是很美滿的，其實糟糕的也非常多。這地方是個山野地方，從前人們說：「山高皇帝遠」，現在也可以說是「山高政府遠」吧，離區公所還有四五十里。為這個原因，這裏的風俗還和前清光緒年間差不多；婆媳們的規矩是當媳婦時候挨受，一當了婆婆就得會打罵媳婦，不然的話，就不像個婆婆派；男人對付女人的老規矩是「娶到的媳婦買到的馬，由人騎，由人打」，誰沒有打過。婆就證明誰怕老婆。

孟祥英的婆婆，除了遵照那套老規矩外，還有個特別出色的地方，就是個好嘴。年輕時候外邊朋友們多一點，漢雖然不贊成，可是也惹不起她。說也說不過他，罵更罵不過她，老漢還惹不起，媳婦如招惹得起她呢？

有村裏的規矩，再加上婆婆的好嘴，本來就夠孟祥英倒霉了，可是孟祥英本身還有些倒霉的條件：第一是娘家沒有人做主。孟祥英九歲時候就死了爹娘，那時只有十三歲一個姐姐和懷抱裏一個小弟弟。後來姐姐也嫁到西峽口。因為姐姐的婆家跟自己的婆家不對勁，自己出嫁時候，姐姐也沒得來，結果還是自己打發自己上的轎。像這樣的娘家，自己挨了打誰能給爭口氣呢？第二是娘家窮，買不起嫁妝。第三是離娘早，針線活學得不太好。第四是腳大。這地方見了腳大女人，跟大地方人看小腳女人一樣奇怪。第五是從小當過家，遇了事好說理，不願意馬馬糊糊吃婆婆的虧。這些在婆婆看來，都是應該打罵的條件。

## 二 哭不得

滿肚冤枉的人，沒有伸冤的機會，常免不了要哭，可是孟祥英連哭的機會也不多：要是娘家有個爹娘，到娘家可以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娘家只有十來歲一個小弟弟，不便向他哭，他哭了還得照顧他。要是兩口子感情好，受了婆婆的氣，晚上可以向丈夫哭一哭，可是孟祥英挨打的時候，常常是婆婆下令丈夫執行，向他哭還不是找他再打一頓嗎！

不過孟祥英也不是絕沒有個哭處：姐姐跟自己已是緊鄰，見了姐姐可以哭；鄰家有個小媳婦名叫常貞，跟自己一樣挨她婆婆的打罵，見了常貞可以互相對哭，此外，家裏造紙，晒紙時候獨自一個人站在紙牆下，可以一邊貼紙一邊哭。在紙牆下哭得最多，常把

個布衫襟擦得濕濕地。

有一次，另外遇了個哭的機會，就哭出事來了。一天，她一個人架着轎到碾上碾米，碾着米就哭起來，被她丈夫一個本家叔父碰見了。這個本家叔父問明了原因，隨便批評了他婆婆幾句，不料恰被她婆婆碰上。這位本家叔父見自己說的話已被她婆婆聽見，索性借着叔嫂關係當面批評起來，婆婆怕暴露自己年輕時候的毛病，當面不敢反駁，只好用別的話岔開。

婆婆早就怕孟祥英跟外人談話，特別是跟年輕媳婦們談。據她的經驗，年輕媳婦們到一處，無非是互相談論自己婆婆的短處。因此一見孟祥英跟本家的媳婦們談過話，總要尋個差錯打罵一番。這次見她雖是跟一個男人談，却親自聽見又偏是批評自己，因此她想：『這東西一定是每天在外邊敗壞我的聲名，非教訓她一頓不可！』按舊習慣，婆婆找媳婦的事，好像碾磨道上尋驢蹄印，一步不缺。恰巧這天孟祥英一不小心，被碾滾子碾壞了個掃帚把，婆婆借着這事罵起孟祥英的爹娘來。因為罵得太不像話了，孟祥英忍不住便答了話：

「娘！不用罵了，我給你用布補一補！」

婆婆說：「補你娘的×！」

「我跟我姊姊借個新的賠你！」

「賠你娘的×！」

補也不行，賠也不行，一直要罵「娘」，孟祥英氣極了，便大膽向她說：「我娘死

了多年了，現在你就是我的娘！你罵你自己吧！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」

「你娘的×！」

「娘！娘！娘！」

婆婆不罵了。她以為媳婦頂了她，沒得罵個痛快。她想：「這東西比我的嘴還硬！須得另想辦法來治他！」後來果然又換了一套辦法。

## 三 死 不 了

一天，孟祥英給丈夫補衣服，向婆婆要布，婆婆叫她向公公要。就按「老規矩」，補衣服的布也不應向公公要。孟祥英和她講道理，說得她無言答對，她便罵起來。孟祥英理由充足，當然要和她爭辯，她看這情勢不能取勝，就跑到地裏叫她的孩子去：

「梅妮（孟祥英丈夫的名子）！你快回來呀！我管不了你那個小奶奶，你那小奶奶要把我活吃了呀！」

娘既然管不了小奶奶，梅妮就得回來擺一擺小爺爺的威風。他一回來，按「老規矩」自然用不着問什麼理由，拉了一根棍子便向孟祥英打來。不過梅妮的威風却也有有限——十六七歲個小孩，比孟祥英還小一歲——孟祥英便把棍子奪過來。這一下可奪出禍來了：按「老規矩」，丈夫打老婆，老婆只能挨幾下躲開，再經別人一拉，作爲了事

孟祥英不只不挨、不躲，又繳了他的械，他認為這是天大一件丟人事。他氣極了，拿了一把鐮刀，劈一下，把孟祥英的眉上打了個血窟窿，經人拉開以後還是血流不止。拉架的人似乎也說梅妮不對，差不多都說：「要打別處，為什麼要打眉哩？」這不過只是說打的地方不對罷了，至於究竟為什麼打，却沒人問，按「規矩」，丈夫打老婆是用不着問理由的。

這一架打過之後，別人都成了沒事人，各自漫散了，只有孟祥英一個人不能那麼清閑。她想：滿理的事，頂上頂個血窟窿，也沒有人說句公道話，以後人家不是想打就可以打嗎？這樣下去，日子長着哩，什麼時候才能了結？想來想去，沒有個頭尾，最後想到尋死這條路上，就吞了鴉片烟。

弄來的鴉片烟太少了，喝了以後死不了，反而大吐起來。家裏人發現了，灌了些洗木梳的髒水，才吐上來。

老婆說：「你愛喝鴉片多得很！我還有一罐哩！只要你能喝！」孟祥英覺着那酒也痛快，可是婆婆以後也沒有拿出來。

又一次，孟祥英在地裏做活，回來天黑了，婆婆不讓她吃飯，丈夫不讓回家。院門關了，婆婆的屋門關了，丈夫把自己的屋門也關了，孟祥英獨自站在院裏。鄰家媳婦常貞來看她，姐姐也來看她，在院門外說了幾句悄悄話，她也不敢開門。常貞和姐姐在門外低聲哭，她在門裏低聲哭，後來她坐在屋簷下，哭着哭着就睡睡了，一覺醒來，婆婆睡得呼啦啦地，丈夫睡得呼啦呼啦地。院裏靜靜地，一天星斗明明地，衣服潮得濕濕

掩。

第二天早上沒有早飯，午上還沒有吃飯，孟祥英又覺着活不下去了，趁着丈夫在婆屋裏睡午覺，她便回房裏上了吊。

家媳婦常貞又去看他，聽見她公婆丈夫睡得穩穩地，以為這會總可以好好談談，誰知一進門見她直挺挺吊在梁上，嚇得常貞大喊一聲跳出來。一陣喊叫，許多人都來搶救。祥英的姊姊也來了，把屍首抱在懷裏放聲大哭。

救了好久，祥英又睜開了眼，見姊姊抱着自己，已經哭成個淚人了。兩次尋死，都沒得死了，仍得受下去。

#### 四 怎樣當了村幹部

一九四二年，第五專署有個工作員去西峽口協助工作，要選個婦救會主任，村裏人提出孟祥英能當，都說：「人家能說話！說話把得住理。」可是誰也不敢去向她婆婆商量。工作員說：「我親自去！」他一去就碰了個軟釘子。孟祥英的婆婆說：「她不行！她是個半吊子，幹不了！」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「幹不了」頂到底。這位老太太爲什麼這樣抵死不讓媳婦幹呢？這與村裏的牛差有些關係。（牛差差不是真名，是個已經回鄉的特務，因爲他轉變得還差，才叫他「差差」。）

當磨擦專家朱懷冰部隊駐在這一帶時候，牛差差在村裏也是個了不起的人，後來朱懷冰垮了台，保長投了敵，他又到敵人那邊跟保長接過兩次頭；四十軍駐林縣時，他也

去跟人家拉過關係：真是騎牆門兩不絕的人物。他和孟祥英婆家關係很深。當年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，因為造紙賠了錢，把地押出去了，沒有地種，種了他五畝半地。他的老婆，當年年輕時候，結交下的貴客也不比孟祥英的婆婆交得少。因為互相介紹朋友，兩個女人也早就成了朋友。牛差差既是桌面上的人物，又是牛明師的地主，兩個人的老婆又是多年的老朋友，因此兩家往來極密切，雖然每年打下糧食是三分歸牛明師七分歸牛差差，可是在牛明師老兩口看來，能跟人家桌面上的事物交好，總算件很體面的事。

自從朱懷冰垮了台，這地方的政權，名義上雖然屬於咱們晉冀魯豫邊區，實際上因為「山高政府遠」，老百姓的心，大部份還是跟牛差差那夥人們的舌頭轉。牛差差聽說天說日本兵快來了，隔幾天說四十軍快來了，不論說誰來，總是要說八路軍不行了。這話在孟祥英的公公牛明師聽來，早就有點半信半疑；因為牛明師家裏造紙，抗戰以來紙賣不出去，八路軍來了才又提倡恢復紙業，並且由公家來收買，大家才又造起來。牛明師自己造紙賺了許多錢，不上二年把押出去的地又都贖回來了。他見這二年來收買紙的都是八路軍的人，以為八路軍還不是真「不行」，可是一聽到牛差差的謠言，他的念頭就又轉了，他想人家這「桌面上人」，說話一定是有根據的。孟祥英的公公對牛差差的謠言，雖然半信，却還有「半疑」，可是孟祥英的婆婆，便成了牛差差老婆的忠實信徒了。她不管紙賣給誰了，也不管地是怎樣贖回來的。她的軍師只有一個，就是牛差差老婆。牛差差老婆說「四十軍快來了」，她以為不是明天是後天。牛差差老婆說「四十軍來

了要槍斃現在的村幹部」，她想着還是先通知幹部家裏預備棺材。你想這樣一個婆婆，怎麼會贊成孟祥英當婦救會主任呢？

工作員說了半天，見人家左說左不應，右說右不應，一個「幹不了」頂到底。年輕人沉不住氣，便大聲說：「她幹不了你就幹！」這一手不想用對了：孟祥英的婆婆本來認為當村幹部是件危險的事，早晚是要被四十軍槍斃的。她不願叫孟祥英幹，要說是婆媳，還不如說是怕連坐，所以才推三阻四，一聽到工作員叫她自己幹，她急了。她想媳婦幹就算要連坐，也比自己親身幹了輕得多，輕重一比較，她的話就活靈活現了：「我不管我不管！她幹得了叫她幹吧！」

工作員勝利了，孟祥英從此才當了婦救會主任。

## 五 管不住了

當了村幹部，免不了要開會。孟祥英告婆婆說：「娘！我去開會！」說了就走了。婆婆想：「這成什麼話？小媳婦家開什麼會？」可是不叫去又不行，怕工作員叫自己幹。她雖覺着八路軍「不行了」，可是估量一下自己的能力，比八路更不行，要是公然反抗起來，明早是四十軍不來救駕，到晌午就保不定要被工作員帶往區公所。光棍不吃眼前虧，由她去吧！

婦女也要開會，在孟祥英的婆婆腦子裏是個「糊塗觀念」，有心跟在後面去看看，又怕四十軍來了說自己也參加過「八路派」人的會，只好不去。第二天，心不死，媳婦

去偵察一夥婦人們開會說了些什麼。她出去一調查，「娘呀！這還了得？」婦女要求解放，要反對婆婆打罵，反對丈夫打罵，要提倡放腳，要提倡婦女打柴、担水、上地，和男人吃一樣飯幹一樣活，要上冬學……她想：這不反了，媳婦家，婆婆不許打，丈夫不許打，該叫誰來打？難道就能不打嗎？二媳婦（就是指孟祥英，她的大孩子跟大媳婦在裏頭種地）兩隻腳，打着罵着還纏不小，怎麼還敢再放？女人們要打起柴來担起水來還像個什麼女人？不識字還管不住啦，識了字還要上天啦！……這還成個什麼世界？

婆婆雖然担心，孟祥英却不十分在意。有工作員作主，工作倒也很順利，會也開了許多次，冬學也上了許多次。這家媳婦挨了婆婆的打，告訴孟祥英，那家媳婦受了丈夫的氣，告訴孟祥英。她們告訴孟祥英，孟祥英告訴工作員，開會、批評、鬥爭。

孟祥英工作越積極，婆婆調查來的材料也越多，打不得罵不得，跟梅妮說：「那東西管不住了！什麼事她也要告訴工作員！可該怎麼辦呀？」梅妮沒法，咬一咬嘴唇；婆婆也咬一咬嘴唇。

孟祥英打回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？」孟祥英担回水來了，婆婆嘴一歪，悄悄說：「圪仰圪仰，什麼樣子！」

要提倡放腳，工作員叫孟祥英先放，孟祥英放了。婆婆厥着嘴，兩隻眼睛跟着孟祥英兩隻腳。

村裏的年輕女人們，却不和孟祥英的婆婆一樣：見孟祥英打柴，有些人也跟着打柴來；見孟祥英担水，有些人也跟着担起來；見孟祥英放腳，有些人也跟着放了腳。男人

們也都好像梅妮，也有許多進步的：牛××說：「女人們放了腳，真能抵住個男人做！」牛××說：「女人們打柴担水，男人少誤多少開工！」牛××說：「牛差差常說人家八路不好，我看人家提倡的事情都很有好處！」

不論大家怎樣想，孟祥英的婆婆總覺着孟祥英越來越不順眼，打不得罵不得，一肚子氣沒處發作，就想找牛差差老婆開個座談會。一天，她上地去，見牛差差老婆在前邊走。她喊了一聲「等等」，人家却不等她，還走得很快。她跑了幾步趕上去，牛差差老婆說：「咱兩家以後少來往，你不要以爲你老二媳婦放了腳時行！以後四十軍來了，一定要說她是八路軍的太太？你們家裏跟八路有了關係了，咱可跟你們受不起那個連累！」這幾句話，把孟祥英的婆婆說得從頭上麻到腳底。她這幾天雖是憋了一肚子氣，可還沒有考慮到這個天大的危險，座談會也不開了，趕緊找梅妮想辦法。可是梅妮有什麼辦法呢？還不是母子兩個坐在一塊，各人咬各人的嘴唇？

## 六 賣也賣不了

有一次，村裏的羣衆要去太倉村鬥爭特務任二孩，牛差差們說：「去吧！任二孩是人家四十軍的得勁人，誰去參加鬥爭，誰就得防備丟腦袋，四十軍來了馬上就跟他算賬！」孟祥英的公公婆婆丈夫聽到這話，全家着了急，雖不敢當面來勸孟祥英，可是一個個臉色都變白了，娘看看孩子，低聲說：「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」孩子看看娘，低聲說：「這回可要闖大禍！」

這些怪眉怪眼，孟祥英看了也覺着有點可怕，問問別的媳婦們，也有些人說：『不去好。』孟祥英這時也拿不定主意，問工作員『不去行不行』，工作員說：『這又不強迫，不過羣衆還去啦，幹部爲什麼不去？』孟祥英說不出道理來，她想：去就去吧，怕不會不說話？

她一到太倉村，見羣衆滿滿擠了一會場，比看戲時候的人還多，發言的人搶還搶不上空子，任二孩低着頭，連誰的臉也不敢看。這會她的想法變了，她想：這麼多的人難道都不怕積弊，可見闖不下什麼大禍。不多一會，她就領導着西皎口人喊起反對任二孩的口號來了。

開過了這次鬥爭會，孟祥英膽子大起來，再也不信特務們『變天』的謠言了，工作更積極起來。可是她的婆婆却和她正相反：自從孟祥英開會回來，半差差們就跟他婆婆說：『早晚免不了吃虧』。婆婆聽見這話越覺着膽寒，費了千辛萬苦，才算想了個對付孟祥英的妙法。

一天，婆婆跟梅妮的姑姑說：『這二年收成不好，家裏也沒有吃的，叫梅妮領上他媳婦去裏垣尋他哥哥去吧！』家裏沒有吃的是事實，離開婆婆，孟祥英也很高興，只是村裏的工作搞起來了放不下手。晚上，孟祥英到婦女識字班去了，婆婆又跟梅妮的姑姑談起話來。識字班用的油放在孟祥英家，孟祥英回去取油，聽見她們兩人的半截話。婆婆說：『領到裏垣賣了她吧，咱梅妮年輕輕地，還怕訂不下個媳婦？』姑姑說：『不怕人家告訴那裏的八路軍？』婆婆說：『不怕！那裏是日本人佔着哩！』孟祥英聽了這

話，才知道婆婆的高計，趕緊告訴工作員。工作員說：「她沒有跟你說明，你也不必追問她，你只要說這裏工作放不下，不去就算了。」

孟祥英不去，婆婆也無法，白做了一番計劃。

## 七 英雄出了頭

夏天，龐炳勳孫殿英領着四十軍和新五軍投了敵人，八路軍又在林縣把他們打垮了。牛差差們一天聽說四十軍新五軍有幾千人過了漳河往北關，王德備宣傳宣傳，又打聽得是被八路軍在日軍的據點上俘虜回來的，因此才不敢聲張。事實擺在眼前，他雖不聲張，也封鎖不住勝利的消息。村幹部們一聽到這個消息，馬上都高興起來，大大宣傳了一番，從此人心大變，就是素日信服牛差差「變天」說法的人，也都知道牛差差的「天」塌了。孟祥英在這環境好轉之後，工作當然更順利了許多。

不巧的是連年有災荒，這個秋天更糟糕一點：一夏天不見雨，莊稼乾得差不多能點着火。到秋來穀穗像打鐵錘，頭上還有寸把長一條蠟捻子；玉麥不夠一腿高，三畝地也收不夠一籬頭。秋天又連下了幾十天連陰雨。三顆糧食收割不回來，草比莊稼還長得高。

政府號召採野菜渡荒，村幹部們一討論，孟祥英管組織婦女。因為秋景太壞，村裏人都洩了氣，有些人說：「連年沒收成，反正活不了，那有心事弄那一把樹葉？」孟祥英挨門挨戶勸她們，說：「死不了還得吃，」說：「過了秋天想採野菜也沒有了，」說：

：「野菜和糠總比吃純糠好」……她一邊說，一邊領着幾個積極的婦女先動起手來。沒糧之家，說「情願等死」，只能算是「脾氣」，後來見孟祥英領的幾個人滿院裏是野菜，也就跟着去採。英祥英把她們組成四個組，每日分頭上山，不幾天，附近山上，凡是能吃的樹葉都光了，都晒在這夥婦女們的院裏了。本村完了到外村去，河西沒了到河東去，直採到秋風掃落葉時候，算了一下總賬，二十多個婦女，一共採了六萬多斤。

野菜採完了，聽說白草能賣一塊錢一斤，孟祥英又領導婦女割白草。這一次更容易領導，家家野菜堆積如山，誰也不再準備餓死，一看見野菜就想起孟祥英，因此孟祥英一說領導婦女割白草，這些婦女們的家裏人都說：「快跟人家去割吧！這小女是很有辦法的！」後來大家竟割了兩萬多斤，賣了兩萬多塊錢。

從此西峻口附近各村，都佩服孟祥英能幹。

## 八 分家

有人說，因為孟祥英能生產渡荒，婆婆丈夫都跟她好起來了。仔細一打聽，完全不確。

孟祥英採來的野菜，婆婆吃起來倒也不反對，可是不贊成她去採，說她是「勾引上一夥年青人去放風」。「放風」這個說法，原有兩個出處：從前有一種開煤窖的惡霸，花錢買死了工人（被買的人有了錯，可以隨便打死），關在窯底，五天或十天出來見一次太陽，名叫「放風」；放罷了收回去，名叫「收風」。監獄裏對犯人也是這樣——從

屋子裏放到院子裏叫「放風」，從院子裏鎖到屋子裏叫「收風」。孟祥英的婆婆也不是絕不贊成放媳婦的風——只要看孟祥英初嫁的時候也到地裏收割，拔苗就是個證據。不過她想「就是放風，也得由我放由我收。」按「老規矩」，媳婦出門，要是婆婆的命令，總得按照期限回來；要是自己的請求，請得准請不准只能由婆婆決定，就是准出去，也得叫媳婦看幾次臉色；要是來得遲了，可以打、可以罵、可以不給飯吃。孟祥英要領導全村婦女，按這一套「老規矩」如何做得通？因此婆婆便覺着「此風萬萬放不得了」。

這種思想，不只孟祥英的婆婆有，恐怕還有幾個當婆婆的也同意。牛差差老婆趁此機會造出謠言，說野菜吃了不抵事，有些婆婆就不叫媳婦去了。孟祥英爲了這件事，特別召集婦女開會檢查了一次，才算把這股謠言壓下去。

採罷了野菜，割罷了白草，孟祥英自己總結成績的時候，婆婆也在一邊給她作另一種總結。她的總結，不是算一算孟祥英採了多少菜，割了多少草，她的總結是「媳婦越來越不像個媳婦樣子了」。她的腦筋裏，有個「媳婦樣子」，是這樣：頭上梳個掃帚把，下邊兩隻粽子腳，滾茶做飯，碾米磨麵，端湯捧水，掃地抹桌……從早起倒尿壺到晚上鋪被子，時刻不離。喚着就到；見個生人，馬上躲開，要自己不宜傳，外人一輩子也不知道自己還有個媳婦。她自己年輕時候雖然也不全是這樣，可是她覺着媳婦總該是這樣。她覺着孟祥英越來離這個「媳婦樣子」越遠：頭上盤了個圓盤子，兩隻脚一天比一天大，到外邊爬山過嶺一天不落地，一個破口村不夠飛，還要飛到十里外，不跟自己

商量着有事瞞哄工作員，反把什麼事都告工作員說……她作着這個總結發了愁：「怎麼辦呀！打不得，罵不得，管又管不住，賣又賣不了。眼看不是家裏的人了！工作員成人家的親爹了！」好幾夜沒有睡覺，才算想了個好辦法——分家。

婆婆請牛差差作證，跟孟祥英分了家。家分的倒還公道：「不公道怕孟祥英不願分」，孟祥英夫婦分得四畝平地四畝坡地，只是沒有分糧食。據婆婆說：「打得少，吃完了。」可是分開以後，丈夫又回婆婆家裏吃飯、睡覺，讓孟祥英一個人走了個便宜。

## 九 孟祥英的影響出村了

分開家以後，除分了二斤蘿蔔條以外，只憑野菜渡時光，過年時候沒有一顆糧，借了合作社二斤米、五斤麥子、一斤鹽。

區公所離這地方四五十里，工作上照顧不過來，得一個地方幹部很不容易。像孟祥英這樣一個自己能勞動又能推動別人的渡荒能手，反落得被家裏趕出來餓肚子，區婦救會覺着這一來太不近人情，二來也影響這地方的工作，因此向上級請准撥一點糧食幫助她，叫她在當地担任一部份區婦救會工作。

孟祥英在今年（一九四四）確實也有個區幹部的作用大：

正月。大家選她為勞動英雄，來參加專署召開的勞動英雄大會。會後她回去路過太倉村，太倉婦救會主任要她講領導婦女的經驗，她說：「遇事要講明道理，親自動手領着幹，自己先來作模範。」接着就把她領導婦女們放腳、打柴、担水、採野菜、割白草



【16】

等經驗談了許多。太倉婦救主任學上她的辦法，領導着村裏婦女修了三里多水渠，開了一十五畝荒地。二月十五，白麥村（離西岐口四十里）有個廟會，她在會上作宣傳，許多村的婦女都稱贊她的辦法好。今年涉縣七區婦女生產很積極，女勞動英雄特別多，有許多是受到孟祥英的影響才起來的。

說起她親自做出來的成績更出色；春天領導婦女鋤麥子二百九十三畝，刨平地十二畝，披地四十六畝。夏天打蝗蟲，光割燒蝗蟲的草，婦女們就割了一萬八千斤。其餘割麥子、串地、撈柴、剝楮條、打野菜……成績多得很多，不過這都在報上登過，我這裏就不多談了。

## 十 有人問

有人問：直到現在，孟祥英的丈夫和婆婆還跟孟祥英不對勁，究竟是為什麼？怕她腳夫了走路太穩當嗎？怕她做活太多了他們沒有做的嗎？怕她把地刨虛了嗎？怕她把蝗蟲打斷了種嗎？怕她把樹葉採光了嗎？……

答：這些還沒有見他母子們宣佈。

有人問：你對牛差差和孟祥英的婆婆、丈夫，都寫得好像有點不恭敬，難道不許人家以後再轉變嗎？

答：孟祥英今年才二十三歲，以後每年開勞動英雄會都要續寫一回，誰變好誰變壞，你怕明年續寫不上去嗎？

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寫於黎城南委泉

87  
1322  
171034  
17162